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八年

第一七〇七次会议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六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707)	1
通过议程	1
中东局势: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0913)	1

SECRET

SCP 5 - 013

57/110 1 1973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七百零七次会议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六日星期一上午十一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
(秘鲁)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澳大利亚、奥地利、中国、法国、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巴拿马、秘鲁、苏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南斯拉夫。

临时议程(S/Agenda/1707)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0913)。

上午十一时三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0913)

1. 主席：按照安理会以前的决定〔第一七〇五次会议〕并经安理会的同意，我邀请黎巴嫩、以色列和埃及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E.古拉先生*(黎巴嫩)、*Y.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和 *M.H.扎耶特先生*(埃及)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还是按照安理会以前的决定〔第一七〇五和一七〇六次会议〕，我邀请沙特阿拉伯、阿尔及利亚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谅解，在他们希望发言时，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J.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A.拉哈勒先生*(阿尔及利亚)和 *H.盖拉尼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3.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人是埃及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哈桑·扎耶特先生。

4. **扎耶特先生**(埃及)：主席先生，我回到安理会，参加你主持下的议事，不胜荣幸和愉快。我非常感谢你允许我参加会议。

5. 正如安理会从黎巴嫩代表我的朋友和同事爱德华·古拉先生的发言〔第一七〇五次会议〕里所听到的那样，一九七三年四月十日的夜晚，他的国家遭到了一次空前的侵略——一次由以色列政府所预谋、所准备、所进行并且也经它大言不惭地承认了的侵略。大约有五十个男人和妇女在睡梦中、在他们的家里、在他们的可怜的宿营地、或在黎巴嫩的和平城市里被残酷地杀害了。

6. 杀人凶手不是一般的罪犯。他们是受其政府的训练和命令而犯下这种属于习惯法的罪行的以色列士兵。伦敦《泰晤士报》的军事记者斯坦厄普先生在四月十二日的《泰晤士报》中报道：这些罪恶活动是由去年建立起来的一个以色列秘密机构搞的。该记者说：那个机构代号的名称是“Mivtzah Elohim”，即“天谴”。它的头子是原军事情报处“阿迈”的头子阿隆·雅里夫少将。他原由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先生任命，但是向

总理梅厄夫人负责，并且受副总理伊加勒·阿隆先生的日常监督。这些人就是下指示、发命令、犯下四月十日属于习惯法的罪行的人。

7. 显然，谋杀和暗害巴勒斯坦领导人和难民以及贝鲁特的黎巴嫩公民的行动，是由以色列政府最高当局所策划的，而由它们的官方特务所执行的。

8. 以色列当局对这些暗杀的反应简直是令人震惊。以色列总理认为这些暗杀是“了不起的”。以色列外交部长四月十一日在议会声称：外交部收到的最初反响反映了国外对这些可怕的谋杀活动“非常钦佩”。

9. 另外，以色列当局已经发布通告，无论什么时候特拉维夫当权的男女作出决定，这类野蛮罪行就会在黎巴嫩、在阿拉伯国家或其他任何地方重演，而不受国际道义的阻拦，不顾国际上的控告或制裁。

10. 这些谋杀活动说明以色列现在在我们这个地区已经给它自己分配了一个唯我独尊的角色。它的领导人将决定什么样的人要被消灭，什么样的民航飞机要被击落。与此同时，还将决定在哪片领土上要清除掉巴勒斯坦居民，埃及居民或叙利亚居民，并且加以吞并，哪些村庄和城镇要摧毁，而以色列的居民区将建立在这些废墟之上。人类成为物体，而国际边界则是旧式地图上的虚构的标记。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决定中东的形状，而以色列的武装部队和特务则执行这些决定。

11. 今天从以色列来的新闻报道表明，以色列政府感到满意的是：安全理事会的一系列会议所进行的审议，只会照以前辩论的惯例行事，而且也只能象以前辩论的收场那样收场。这一评述的意思是：你们所预期的决议对以色列的影响和你们以前的决议不会有什么两样，对特拉维夫当局的侵略政策将起相同的作用——或者不起作用。

12. 在过去，安理会对以色列所犯下的种种侵略罪行曾表示过遗憾、痛惜和谴责。你们了解得很清楚，在过去四年里，安理会在讨论以色列对黎巴嫩地区的侵略以后，专门通过了以下的决议。我暂且撇开其他侵略、其他决议和其他谴责不谈。

13. 第一，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安理会遣

责了以色列对贝鲁特民用国际机场“违反宪章所定义之义务，发动预谋军事行动”〔第262(1968)号决议〕，当时，安理会发出了“兹向以色列郑重警告：若再发动此种行为，则理事会不得不考虑以进一步步骤，实施其决定”。

14. 第二，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安理会谴责了“以色列违背依宪章及安全理事会各决议所负之义务，对黎巴嫩南部若干乡村施行预谋之空袭”〔第270(1969)号决议〕。安理会再次宣告：“对于此种军事报复及其他严重违反停火的行为不能容许，安全理事会势须考虑采取宪章所定其他更有效之步骤，以防杜此种行为之再度发生。”

15. 第三，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九日安理会审议了以色列对黎巴嫩另一次的大规模进攻，并再次谴责“以色列违反其依宪章所负义务之预谋性军事行动”〔第280(1970)号决议〕，并宣告：“此种武装攻击不能再予容忍”，并再度“郑重警告以色列，此种武装攻击倘再发生，安全理事会将依照第262(1968)号决议案及本决议案考虑依据宪章有关条款采取适当有效之步骤或措施，以实施本理事会各决议案”。

16. 第四，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安理会对以色列未能遵守安全理事会的以前决议表示严重关切，“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侵犯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第316(1972)号决议〕。

17. 所有这些谴责和警告对特拉维夫当局并没有起任何作用。事实上，以色列在它最近的一次袭击中使它的侵略升了级。它已经变得更加暴虐，更少克制了。今天，特拉维夫当局已经把谋杀和暗杀奉为一种正式的国家政策和做法。

18. 今天我们地区的人民对安理会期待的是什么？黎巴嫩人民期待的是什么？埃及人民期待的是什么？他们想听到什么？他们等着要听到什么？

19. 诚然，安理会现在已经注意到以色列政府未能遵守安理会的多次决议——我在使用宪章的语言。因此，决定现在应采取什么措施以履行其职责是安理会无可推卸的责任。

20. 宪章所规定的措施包括许多内容。我们深

知某些措施现在还不能使用。联合国还没有组成它的强制执行部队。但是，宪章也设想了一些措施，包括全部或部分中断经济关系和通讯联系，以及断绝外交关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以色列继续从某个会员国那里接受不断增加的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即使这个会员国读过并且知道安理会以前专门对黎巴嫩问题所作的一切决议。当以色列霸占三个联合国会员国领土的时候，当它继续使被占领土殖民地化的时候，当它嘲弄关于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原则的时候，当它抵制秘书长特别代表的和平使命的时候，当它违反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关于中东的一切决定的时候，竟然向以色列提供这样大规模的援助，这是不可思议的。

21. 昨天，四月十五日，星期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富布赖特总结了美国对以色列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基本作用。他在“同全国见面”的电视节目中讲道：

“十分明显，没有美国在金钱和武器方面的大力支援，以色列人就不会做出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我们——也就是美国——对这种战争状态的继续承担着很大一部分责任。”

过去几年向以色列提供的一切武器肯定使以色列越来越蔑视安理会和大会的决定。禁止向以色列提供军事供应和财政援助，今天对于取得中东的和平是必不可少的。

22. 安全理事会目前所能做的至少是：号召所有会员国，特别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这方面特别是美国——停止它们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和军事供应，这种援助和供应在过去助长了侵略并会助长进一步的侵略。当然，世界人民一定会知道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律秩序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他们进行保护。我们地区的人民有权知道安理会的决定是否真正具有任何实际的价值。

23. 我们完全了解，以色列极力要证明宪章只不过是一种谬论；我们完全了解，以色列极力要证明安全理事会的权威是一种虚构。我们自然明白，象所有的军国主义国家一样，以色列也极力要证明靠得住的东西只有绝对的强权和绝对的恐怖。我们拒绝接受这种军国主义的论点。我们想要的和需要的是一个受法

律保护的、受联合国宪章保护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极其专心地聆听审议并期待一项有意义和有实效的决议的缘故。

24. 在较后的时候要求安全理事会在安理会这次会议上对整个中东局势作一次全面审查，这也是埃及政府的意愿。埃及在晚些时候将要求采取明确步骤来全面检查联合国为执行其一切决议和在该地区实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所作的努力。这些要求当然包括请求秘书长特别代表贡纳尔·雅林先生和他的使团提交一份全面的报告。

25. 安理会和它所代表的世界肯定有权利和责任了解在中东的和平努力是否实际上已走进了死胡同。在以色列占领、蹂躏和极力凌辱近六年之后，我们的人民，的确还有文明世界的各国人民，有权利了解联合国——现在我用宪章的话来说——在履行它的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国际法而起之义务等职责方面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当然，我们有权利知道目前局势的责任应由谁来负。

26. 一九四八年四月九日巴勒斯坦代尔亚辛的和平村庄遭到最恐怖的大屠杀——一场由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伊尔贡·兹瓦伊·留米对该村儿童的屠杀。对于那些已经忘记这件事的人们，我只好推荐梅纳希姆·贝京先生所写的一本书，他直到最近还是以色列内阁的成员，他也是议会议员。这本书名叫《起义：伊尔贡的事迹》，一九五一年纽约舒曼公司出版。贝京先生在书中第163至165页告诉我们——用他的话来说——伊尔贡的暴行在代尔亚辛大屠杀以后怎样象野火一样到处扩散并造成大约六十三万五千阿拉伯人外逃的故事；这些阿拉伯人一面跑一面惊叫着：“代尔亚辛！代尔亚辛！”这一天的二十五年后，和平城市贝鲁特遭到另外一系列的屠杀。现在所不同的是，当时归咎于一些不负责任的人的东西，现在却狂妄地被宣称是以色列国的政策。二十五年过去了。今天的以色列必然有一些二十五岁的青年，他们一定想沿着从代尔亚辛到贝鲁特的血路走。

27. 黄华先生(中国)：一九七三年四月十日凌晨，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悍然派遣武装匪徒侵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对巴勒斯坦游击组织的领导机构、

难民营进行了预谋的袭击和屠杀。巴勒斯坦游击队领导人穆罕默德·优素福·纳贾勒、卡迈勒·阿德万、卡迈勒·纳赛尔和许多巴勒斯坦革命者被杀害，黎巴嫩人民也遭到严重伤亡。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一新罪行激起了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愤怒。中国代表团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巴勒斯坦人民和黎巴嫩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慰问。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侵略和残暴罪行表示无比的愤慨，并予以强烈的谴责。

28. 骇人听闻的四月十日的暴行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系列暴行的继续。这次事件不过又一次证明了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以侵略为国策，并以极端残暴的手段执行其侵略政策。以色列总理在四月十日暴行之后，公然无耻地颂扬说：这件事干得“好极了！”以色列武装部队的参谋长狂妄宣称：因为在黎巴嫩的领土上有巴勒斯坦游击队活动，以色列“不可能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将来还要继续采取此类行动”。以色列的代表在这里，在安理会的会议上也公然宣称，哪里有巴勒斯坦爱国者，他们就有权到哪里进行袭击。这统统是毫不掩饰的强盗逻辑。众所周知，巴勒斯坦人民被犹太复国主义者赶出了自己的家园。巴勒斯坦人民过着流离失所的痛苦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巴勒斯坦人民在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上，在兄弟的阿拉伯人民的支持下，为恢复自己的民族生存权利而斗争，这完全是正义的。如果允许以色列侵略者这样胡作非为，今天侵略这一个阿拉伯国家，明天袭击那一个阿拉伯国家，那还有什么国际准则可言呢？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人民坚决拒绝以色列侵略者的强盗逻辑，绝对不能容忍以色列侵略者的侵略暴行。

29. 以色列侵略者以为用血腥屠杀的手段就可以吓倒巴勒斯坦人民、黎巴嫩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就可以扑灭反抗以色列侵略的正义斗争的熊熊烈火，这完全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压迫越深，反抗越大，以色列侵略者的倒行逆施，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为自由和解放而斗争的人民是屠杀不尽的。一个人倒下去了，成百万的人挺起胸来，踏着他的血迹继续前进。觉醒的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的各国人民将会进一步认清以色列侵略者的狰狞面目，更加激发自

己的斗志，从而紧密团结起来，前仆后继，同侵略者斗争到底。

30. 在这里，有必要指出，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但长期霸占着阿拉伯国家的大片领土，拒不撤出，而且胆敢如此肆无忌惮地对邻近的阿拉伯国家一再发动武装入侵和施加屠杀暴行，根本原因是由于有两个超级大国的纵容和鼓励。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各自的势力范围，蓄意在中东维持不战不和的局面，有意利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暂时困难，不惜牺牲他们的民族权利和领土主权，进行政治交易，从而便于他们争夺中东的战略地区和石油资源。

31. 一个超级大国以武器和经济援助支援以色列侵略者，另一个超级大国则源源不断地向以色列输送人力，为以色列侵略者提供兵源和专门技术人员。在我以前的有些发言者，说得很好：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是超级大国政策的受害者。但是超级大国的这种损人利己的行径已日益为阿拉伯人民所识破，终将遭到可耻的失败。

32. 中国代表团在此重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黎巴嫩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抗以色列侵略者的正义斗争。安理会必须通过决议，严正谴责和制止以色列侵略者的侵略和暴行。英雄的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不是孤立的。全世界的形势有利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正在艰难的斗争中锻炼得日益坚强。

33. 我们深信，在他们前进道路上，不论出现什么困难和曲折，遭受什么牺牲，只要依靠和动员广大群众，坚持反帝团结，坚持长期斗争，在全世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就必能打败以色列侵略者，恢复民族权利，收复失地，夺取最后胜利！

34. 最后，我们不能不指出，苏联代表在十三日〔第一七〇六次会议〕的发言中，远离安理会讨论的主题，大言不惭地宣扬其“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滥调，并对中国代表团和一切反对或不支持苏联的主张的代表团进行了影射、攻击和威胁。苏联代表是企图挑起争论，转移会议的注意力。对此，我们表示遗憾。

35. 早在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就已对苏联代表团这种歪曲宪章精神，欺世盗名的反动理论作了充分的分析和批驳。人们都会看清楚，在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刚刚对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民犯下武装侵略和残暴屠杀罪行面前，苏联代表团再次宣扬这种不区别侵略和被侵略、不区别正义和非正义、绝对化地鼓吹“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反动理论，实际上就是为侵略者开脱，而要受害者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放弃反侵略斗争，束手待毙。

36. 他甚至把凡是不同意他们的反动理论的人们统统说成是鼓励侵略、支持以色列，妄图以此施加压力。这就更加暴露了苏联代表的蛮横无理和别有用心。只要察其言观其行，就会看穿苏联代表宣传的什么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什么永远禁止使用核武器的主张，统统是彻头彻尾的欺人之谈。其目的不过是掩盖其疯狂扩军备战，强化其核垄断、核威胁地位的真相，麻痹世界人民的警惕性，以利其肆意扩张侵略，推行大国霸权主义。中国代表团声明坚决反对苏联代表的上述反动理论和卑劣企图。

37. 马立克先生还提出什么必须使所谓“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国际法新规定”，在安理会的任何决议中有“明确表示”。他硬要把这样的问题塞进安理会的决议，这就进一步暴露了他力图对安理会通过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的决议设置障碍。中国代表团坚决反对苏联代表的这一阴谋。

38. **主席：**以色列代表是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人，我请他发言。

39.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听过一个关于瞎子和笑的中国故事。一个瞎子很显眼地站在一伙寻欢取乐的人群附近。突然，他听到他们哈哈大笑起来，于是他也和他们一起大笑。人群中的一个人问他：“瞎子，你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笑呢？”瞎子回答说：“因为你们都在笑，必然有什么值得笑的事，所以我也笑了。”瞎子所不知道的是，大伙在笑他。

40. 对于在本组织中相对说来还是新加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我愿这样说：不必急于参加那些

人的大合唱，他们通过歪曲基本的国际概念、通过歪曲关于和平、战争、侵略的基本原则和以色列——二十五年遭到阿拉伯侵略的受害者——保卫自己、反对恐怖主义的权利，对以色列进行攻击。有一天，这种对价值和准则的同样歪曲，可能被这种歪曲的提倡者反过来对付你。

41. 但是，我想还是让中华民国的创始人孙中山来回答中国代表发言的要点吧。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孙中山给一位在上海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导人 N. E. B. 埃兹拉先生写过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我以极大兴致阅读了你的来信及《以色列信使》报，并愿向你保证我对这一运动的同情。这一运动乃当代最伟大运动之一。一切爱好民主之人士必须全心全意予以支持，并热烈欢迎你们恢复自己美好历史古国的运动。你们国家对世界文明贡献极大，在国际家庭中理应享有光荣的地位。”

现在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深思这些话的时候了。

42. 埃及外交部长给联合国所带来的并不是和平的信息，这是很清楚的。在他今天的发言中，没有一丝光明、谅解和和平。他飞越重洋和大陆，为了要告诉世界：埃及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埃及支持阿拉伯杀人匪帮的野蛮暴行。这种态度虽然令人失望，但并不新鲜。埃及参与阿拉伯恐怖组织所进行的反对无辜平民的残暴运动是一个确定的、众所周知的事实。埃及政府从来不掩饰它对这些罪行的全力支持。它的总理在发生利达机场大屠杀时，曾公开赞扬过这一野蛮罪行。埃及拒绝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防止以色列运动员在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被杀害而作的最后一分钟努力时予以帮助的请求。在全世界各国政府宣布反对阿拉伯恐怖分子对驻喀土穆的美国和比利时外交官所进行的恐怖暗杀的时候，埃及却保持沉默。事实上，大家都明白，如果没有埃及和其他阿拉伯政府支持的话，阿拉伯恐怖分子组织本来不可能进行他们的行动，犯下这样的罪行。

43. 在我们以前的会议上，我曾分析过阿拉伯恐怖主义的渊源。它产生于五十年以前，并起源于无耻

的哈吉·阿明·侯赛因——这个在消灭六百万犹太人时充当希特勒的同谋者——的纳粹思想。一九四八年以色列获得独立并击败入侵的埃及军队和其他阿拉伯军队以后，被派来对付手无寸铁的以色列男人、女人和孩子的第一批暗杀小队，就是由埃及政府在加沙和西奈所组织的。他们叫作“弗达因”即突击队，他们的旗帜十分酷似老的纳粹党卫军的徽章，黑底上画着头盖骨和十字骨。

44. 五十年代初期，他们发动了一场入侵以色列的运动，在居民睡着时炸毁他们的房屋，向教室里投掷手榴弹，在公路上伏击民用公共汽车。当时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的负责人、加拿大伯恩斯坦中将在他在《在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之间》一书中写到这些袭击：

“我认为，埃及人所做的一切，派遣那些被授予弗达因或突击队队员名称的人进入另一个国家，其任务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袭击男人、妇女和小孩，这是一种战争罪行。举最近的例子来说，这和在纽伦堡受审的纳粹头子的犯罪行为在实质上属于同样的性质……。”^①

45. 正是一九五六年西奈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恐怖分子在加沙和西奈的基地遭到摧毁——才结束了来自埃及控制领土的血腥攻击。可是，埃及对其他阿拉伯国家所执行的恐怖行动继续给予鼓励和帮助。近几年来，贝鲁特变成了阿拉伯国际恐怖行为的主要行动大本营，而开罗无疑地是它的政治首都。这一点已在萨达特总统一九七二年四月六日在全体恐怖分子小组的开罗会议上所作的发言里表达如下：

“我们又一次聚会在你们的一次大会上，这样的大会一般在你们的集会地和你们的家乡开罗举行，我不认为这是一件偶然的事。不，我甚至不把它看作是一种有意的选择，而是看作一件自然的事，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你们来说，同样对我们来说，摆在我们面前的除了战斗以外，别无他途。”

46. 埃及作为阿拉伯恐怖主义及其机构的保护者，在发展黎巴嫩国内外的谋杀行动方面所起的作用，

是特别明显的。正是埃及把同多个恐怖主义组织签订的、同意它们在黎巴嫩自由行动的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日协定强加于黎巴嫩政府。这项条约叫作开罗协定，是由臭名昭著的亚西尔·阿拉法特代表恐怖小组和黎巴嫩参谋长埃米勒·布斯塔尼在开罗签订的，包括埃及外交部国务秘书在内的埃及政府代表们参加了这一会谈。

47. 黎巴嫩和恐怖主义组织之间的补充协定也是在开罗协商并缔结的。埃及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向黎巴嫩施加压力，迫使它遵守这些协定并允许恐怖分子小组自由行动。每当黎巴嫩政府对这种局势感到不愉快的时候，每当黎巴嫩对成为输出野蛮杀戮的基地可能试图采取一些行动的时候，开罗就竭力起来反对、对它进行干涉和阻挠。萨达特总统的密使总是忙个不停地竭力使这些恐怖分子建立的组织在黎巴嫩保持下来。这些密使中的一个，在一九七二年几次进行干涉，他就是外交部长扎耶特先生的前任、阿拉伯联盟的现任秘书长穆罕默德·里亚德。另外一个，哈桑·塞卜里·扈利，现担任着萨达特总统私人代表的职务。

48. 今天，埃及显然又在关心从黎巴嫩进行的恐怖行动的前途。以色列四月十日的行动对于暗杀小组及其支持者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埃及又在担心这一打击可能会削弱这一野蛮的残暴运动。当然，埃及知道文明世界的公众舆论已被激发起来反对这一祸害，认为以色列反对贝鲁特地区恐怖主义中心的行动是及时的而且是有道理的，并希望黎巴嫩消除它们。

49. 正如里亚德先生或扈利先生代表恐怖分子一贯干涉黎巴嫩政府一样，扎耶特先生参加了我们的辩论，极力要使这些杀人凶手不受损害。满足他们的要求，就是满足利达的暗杀者、慕尼黑的杀人凶手和喀土穆的嗜杀屠夫的要求。为埃及外交部长所阐述的立场进行辩护，就是为阿拉伯恐怖分子所犯的暴行进行辩护。埃及感兴趣的是，恐怖主义的活动应当继续扩大，并且不仅限于黎巴嫩。法塔赫-黑九月人员在一个特别营地和埃及军队一起进行训练。在埃及对恐怖主义组织的成员所设立的特别训练科目包括有情报、潜水员、突击队员、诸如火箭和无坐力炮等特种武器的训练。

^① 多伦多，克拉克·欧文公司，一九六二年，第88页。

50. 埃及政府有时直接介入恐怖小组的实际行动。例如，埃及驻联合王国大使馆的武官就是爆炸伦敦机场的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飞机的阴谋组织者。这件事在牛津对一个叫特雷弗·威廉斯的审讯中已经被确认，他参与了这一阴谋并由于他在这一案件中的作用在一九七〇年三月被判处十年徒刑。

51. 一九六八年末，一个黎巴嫩血统的美国志愿人员参加了法塔赫-黑九月。他在黎巴嫩的巴勒贝克受到去以色列进行恐怖活动的训练。隶属埃及驻安曼大使馆的两个情报官充当他的教练。他们还给他提供了藏在牙膏筒里和肥皂块里的雷管。

52.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埃及的半官方日报《共和国报》发表了一篇计划由黑九月实施的新恐怖行动的报道。这篇报道指出，详细情况很多，无法一一发表。显然，《共和国报》的一个记者所知道的东西，埃及当局必然也知道。

53. 开罗已成为恐怖分子在完成他们的行动后的一个安全避难所。这些恐怖分子还包括人民阵线的成员，他们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从他们的开罗办事处进行了有关被劫持到阿尔及尔的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的谈判。人民阵线的强盗们应该对一九七〇年九月把泛美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47飞机劫持到开罗并在它到达开罗时把它炸毁负责。埃及政府没有作出任何尝试来阻止毁坏这架飞机，恐怖分子却全被释放了。在开罗暗杀约旦首相瓦斯菲·塔勒的凶手们被埃及当局释放。劫持一九七二年五月降落在利达机场的比利时航空公司的飞机的人要求，该飞机要载运从以色列监狱释放的阿拉伯恐怖分子飞往开罗。在慕尼黑谋杀以色列运动员的匪帮也提出了飞往开罗的同样要求。

54. 开罗也是恐怖分子的宣传中心。埃及政府建立了一个特别电台供谋杀组织使用。埃及总统萨达特在一次记者访问时总结了对恐怖分子小组的帮助，这次访问记发表在一九七三年元月八日的黎巴嫩报纸《军旗报》上。对于以下问题：“你们帮助突击队到什么限度？”埃及总统回答道：“我们的帮助是无限的”。确实，大家都很清楚，埃及政府的这一态度对和平构成一个严重的障碍。恐怖分子小组和它们的保护者组织，所谓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公开宣称的官方目

标，是摧毁以色列并消灭这个主权国家。埃及对这些组织及其活动的支持和与它们打成一片，给埃及在中东局势中的最终目的投下了一个黑影。然而，埃及领导人已经走过了头。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要对以色列的独立和生存予以致命打击的诺言是有案可查的。埃及现在的统治者继续坚持同样立场。埃及今天的目标已经公开地在臭名昭著的“两个阶段的理论”中制订出来了，这已由萨达特总统的亲信穆罕默德·哈斯奈因·海卡尔在《金字塔报》的一篇文章中解释如下：

“当前，阿拉伯人具体的目的只有两个：第一，通过以色列撤出它在一九六七年所占领的一切土地来消除一九六七年侵略的后果；第二，通过根除以色列来消除一九四八年侵略的后果。”

55. 就在一年以前，萨达特总统在纪念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的讲话中谈到了以色列人民：

“他们将要受到降格对待并成为可怜虫，这对他们是早已注定了的……。问题不再是一个仅仅解放我们国家的问题了……。我们将使他们回到他们的原来状态。”

56. 既然这是埃及政府的目的，那么，非常清楚的是，恐怖组织根本不是一种人民的运动，只不过是埃及和其他某些阿拉伯政府的政策的人为产物。建立起这些恐怖组织是为某些阿拉伯政府对以色列主权所持的破坏性目的和计划服务的，并不为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所支持。这些恐怖组织明天就不复存在，如果埃及政府愿意的话。

57. 然而，从埃及的态度以及从恐怖主义组织和开罗政府所具有的共同目标来看，埃及外交部长所说的这一切，什么联合国做的还不够，什么安全理事会应该对以色列采取行动等等，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帮助埃及和阿拉伯恐怖分子组织去实现它们剥夺以色列人民生存权利的目的是联合国的一项职责吗？如果要采取行动的话，那么就应当是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和对它进行庇护与援助的那些国家，而不应该反对那些对这种血腥暴行采取防护性措施的政府。

58. 世界和以色列对于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乞灵于单方面决议的呼唤已经听得不耐烦了，这些单

方面的决议不顾问题的是非曲直和以色列的合法权利与利益，这些决议是凭借阿拉伯代表团在本组织所占有的纯机械性的数量优势迫使联合国机构通过的；与此同时，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却践踏了整个联合国宪章、它的一切原则和它对以色列应负的全部义务。

59. 这种胁迫以色列放弃它进行自卫和过安全生活的合法权利的言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以色列人民为重新获得并保卫自己的独立而饱经沧桑之后，使用武力和强制手段反对以色列是不可能有效果的，难道埃及在二十五年之后还没有接受这一教训吗？难道埃及还不明白，解决中东问题的唯一途径是，放弃它的现行政策并采取与以色列对话、谅解和达成协议路线吗？

60. 埃及外交部长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希望的信息。但是，让他给他的政府和他的人民带回一个信息吧。这个信息是，如果埃及停止支持恐怖主义组织的卑劣目的与活动并和以色列开始进行有意义的自由对话的话，争取和平就有希望，就有真正的希望。今天晚上，全世界的犹太人将要庆祝逾越节，他们的自由节。这个节日是纪念二十多个世纪以前以色列人民为自由和独立的生活而进行的斗争，同时也使人记住古埃及的企图是否认以色列人民的这一权利。

61. 埃及目前的阿拉伯统治者和法老时代埃及的统治者不是同一民族。可是，他们同样也狠了心肠；他们也在极力不让以色列象其他民族那样生活。人们希望：为了埃及人民的利益，为了中东所有人民的利益，他们比起法老们会有较多的智慧和较少的冷酷。

62. **主席：**在我的名单上下一个发言人是黎巴嫩代表，现在我请他发言。

63. **古拉先生（黎巴嫩）：**显然，以色列最近一次对黎巴嫩所进行的罪恶性攻击引起了全世界对以色列的义愤和谴责。它引起了这一地区的深切关注并正在发生广泛的反响。正是这种对中东局势发展和对中东和平前景的深切关注，才使得埃及外交部长扎耶特先生——我尊敬他，我珍视同他的友谊——远渡重洋，从开罗来到这里，为的是把这些反响和各国政府所共有的深切关注告知安全理事会和全世界。正当我们讨论黎巴嫩对以色列侵略的控诉的时候，扎耶特先生认

为应当来到这里以便和我们站在一起，我国代表团全体对此表示赞赏。

64. 我国代表团愿意申明，我们感谢苏联、南斯拉夫、苏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在安理会所作的发言，他们在发言中捍卫了我们的事业并斥责了以色列的侵略。

65. 在过去四年期间，黎巴嫩数度遭受以色列空军和陆军的沉重的、大规模的袭击。我们黎巴嫩南部的许多城镇和村庄被毁坏。我们成百的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被杀死或杀伤。安全理事会召开了会议，对以色列的这些侵略行为研究了对策并通过了几项谴责这些侵略行为的决议，谴责了以色列，警告它不得再犯。埃及外交部长已经详尽地叙述了这些事实。

66. 但是，这些决议并没有遏止住以色列。由于安理会的—个常任理事国行使了否决权，一九七二年九月安全理事会未能采取行动，这就给以色列壮了胆。以色列已经进行了好几次大规模的行动，造成了更多的死亡、苦难和破坏；其中最近的一次就是迫使我们来到安理会的那种土匪般的行动。

67. 每当我们谈到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时，我们都看到以色列代表从帽子里掏出它们那陈旧不堪的老把戏，把局势的各个方面的和他们所说的“恐怖主义行动”搅在一起。我们刚才听到了特科阿先生的讲话。为了把六百万欧洲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那次大屠杀受到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谴责，我们现在仍然予以谴责——和阿拉伯人联系在一起，为了在世界面前把阿拉伯人描绘成杀人犯、暗杀犯和恐怖主义分子，他不得不远远追溯到哈吉·阿明·侯赛因。

68. 好吧，希特勒纳粹分子也杀害了一千八百万苏联人，他们杀害了千千万万法国人、英国人、奥地利人、南斯拉夫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和印度人。为什么这些国家的代表不来告诉我们因为哈吉·阿明·侯赛因和希特勒之间有某些联系，所以阿拉伯人是杀人凶犯，而且应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行和他们人民所遭受的一切苦难承担责任呢？

69. 以色列这种旨在利用屠杀六百万犹太人的问题而谋私利的演唱，必须在安理会里予以制止。有一种企图总想扩大辩论的范围，把阿拉伯人描绘成恐

怖分子，把恐怖分子说成是“阿拉伯恐怖分子”。巴勒斯坦的一些个人正在采取某些行动，这是事实。他们从事于一件反对以色列的斗争。为什么全体阿拉伯人一定要对任何巴勒斯坦的个人在世界任何地方所采取的每一项行动负责呢？为什么总是要黎巴嫩对那些行动负责而遭受以色列对它的卑劣攻击呢？

70. 以色列企图把贝鲁特描绘成国际恐怖主义的首都，把黎巴嫩描绘成世界上最不文明的国家，这只能引起我们的愤慨，我们的强烈愤慨。我国人民和我国政府对这些指责是愤慨的。一个象黎巴嫩这样爱好和平的国家，一个其政策和生活方式建筑在自由以及与各国人民友好基础之上，在整个历史上与世界各国保持着坦率友好关系的国家，——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以色列却要在世界面前把它描绘成一个恐怖主义的国家。

71. 但是，以色列欺骗不了国际舆论，因为国际舆论很了解黎巴嫩的历史和我们所维护的准则。他们了解我们正在黎巴嫩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在黎巴嫩不同的种族和宗教团体正在建设一个和谐的现代社会。我多次听说，黎巴嫩的试验是其他国家应该仿效的了不起的试验。

72. 当然，以色列并不希望这种试验成功，因为这种试验对它正在以色列树立的政府模式和生活方式是一种挑战。对贝鲁特的攻击是由以色列责任政府所预谋和执行的一种政治性暗害，是一个联合国会员国对另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政治性暗害。

73. 我刚才接到一份从贝鲁特发来的急电，告诉我英国政府和比利时政府已向黎巴嫩政府保证：在两个指称是英国国民和两个指称是比利时国民手中所持的护照是伪造的护照。以色列的特务为了要使人员渗透到黎巴嫩而乞灵于伪造护照的骗术。那些爱在夜间游泳和钓鱼的所谓旅游家们是被以色列特务派遣去为其卑鄙无耻地进攻贝鲁特作准备的。然后以色列政府立即以控诉者、审判官和死刑执行者自居。特科阿先生几天前来到这里，学着埃米尔·左拉的样子宣称：“我来控诉黎巴嫩”——好象那样就会给安理会和全世界以深刻印象似的。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为犯下最可恶的罪行之一的凶手进行辩护的辩护士在控告受害者黎巴嫩。

74. 我们注意到，新闻界和以色列人所强调的是在贝鲁特所发生的事是杀死了三个巴勒斯坦领袖，即三个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是啊，他们自然要用强调恐怖主义的办法力图掩饰这个问题。但是，那些人都是住在平民公寓、同他们的家庭生活在一起的老百姓。正如特科阿先生宣称的，他们和黎巴嫩政府有过接触。他们对于想方设法促进黎巴嫩的和平与安全状况一向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新闻界和以色列人并不提其他十二个被杀害的黎巴嫩无辜者，不提其他五十个在难民营被屠杀的人，或者其他三十个被打伤的黎巴嫩人。他们不提对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这种反复侵略。

75. 在过去几个月期间，以色列推行了一条袭击叙利亚和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残酷而卑鄙的政策，即使那些难民营位于远离以色列的地方。它并没有受到挑衅或警告就这样做。它不能证明它的侵略行动有道理，只好求助于荒谬的借口，说什么以色列袭击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为的是防止将来可能发生的谋杀。但是，在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残酷袭击中被杀害的这种恐怖分子，只不过是哈斯贝亚的住家户或大街上的十七个无辜平民和德尔阿沙耶尔数目大致相同的老百姓。在袭击拉菲德时十二个平民被杀，三十四人受伤，两人至今下落不明，在那里一个妇女和她的六个孩子被杀死。在巴雷德河、巴达维和贝鲁特的难民营里，有好几十人被杀。一项盲目的报复政策，用《纽约邮报》的话来说，远远不能给一项事业增加光彩，只能使它蒙受耻辱。

76. 以色列人忘记了他们对埃及阿布扎巴勒和巴赫巴卡尔的学校和工厂的野蛮袭击，在这两个地方许多和平工人和小孩子们遭到屠杀。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以色列驾驶员按照命令击落了一架利比亚民航客机，一百一十名无辜的一般旅客惨遭死亡；以色列对有关这一事件的情况企图欺骗公众舆论那是徒劳的。这种在民航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的野蛮行动，激起了世界公众舆论、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人权委员会和其他机构的义愤和谴责。

77. 尽管特科阿先生今天来到这里并向我们侈谈阿拉伯人的战争罪行，他的国家却是为其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戈兰高地和西奈对平民百姓所犯的

战争罪行而受到本组织人权委员会谴责的唯一的联合国会员国。

78. 我想问一问是谁发动了一场信件炸弹战役——尽管在这中间有一个以色列外交官被炸死，而这一战役恰恰发生在去年九月联合国讨论恐怖主义期间。当时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这样谈到：

“黑九月并没有象他们在慕尼黑和其他情况下所立刻做的那样声称自己干了这些事，这是与它们的性格是不符的。”

为什么大部分的信件立刻被截获，而许多信里证明是哑弹呢？谁开始采用了给在埃及工作的德国科学家寄送信件炸弹的做法？以色列代表当然了解以色列前任保安头子伊萨尔·哈尔普林所起的作用。他肯定会记得起拉冯事件和以色列特务在亚历山大和开罗的美国新闻处图书馆里放置图书炸弹以便破坏当时已有改善的埃及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的谋划？

79. 以色列最近的行动证明：以色列特务装扮成爱好游泳和钓鱼的旅游家而渗入黎巴嫩是可能的。因此，谁在几个月前用信件炸弹装进了我们的信箱，其中有一些炸弹炸伤了受害者呢？也许伊萨尔·哈尔普林先生的继任者能够告诉我们吧？

80. 经常有一种要把个人行动和政府行动混为一谈的企图。这里，我愿意引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一日社论中所说的一段话：“用反恐怖主义对付恐怖主义并在这一过程中入侵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并不是解决问题——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办法”。该报得出的结论是：“以色列行动的唯一结果只能加剧紧张局势。”我认为，我们已经证实了那种行动的结果。

81. 以色列代表提醒我们回忆慕尼黑事件。关于这一事件，已有确凿证据说明：阿拉伯突击队不是蓄意杀害，而是由于以色列政府成员所表现的不妥协态度和对以色列人的命运缺乏人道主义的关切造成与德国警察之间的协议被破坏后他们才被迫作出强烈的反应。

82. 面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所进行的恐怖运动，几十项联合国决议都提醒以色列和世界注意巴

勒斯坦人民的存在。在这方面，在梅厄夫人和她的代表之间，一定有分歧看法。一方面梅厄夫人宣称：巴勒斯坦人是谁？他们是谁？他们在哪里？另一方面，每当我们在这里开会时，特科阿先生和其他的以色列代表却告诉我们：他们在贝鲁特，他们在黎巴嫩，第二天他们在大马士革，然后他们在开罗，在阿尔及利亚，他们到处都有。因此，这些巴勒斯坦人确实存在。他们享有合法的权利，这些合法权利一直得到联合国的确认。他们所享有的行使平等权和自决权的权利，在本组织的许多决议里也得到确认。

83. 以色列所走的这条要消灭和灭绝巴勒斯坦人民的道路，充满着严重危险。塞缪尔勋爵——他本人是犹太人，而且是巴勒斯坦的一位前任高级专员——有一次紧接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犯下恐怖主义罪行后向以色列人提出过警告；现在提醒特科阿先生注意这一警告，也许是有益的。他告诉他们警惕不要重蹈罗马帝国时代犹太狂热派所走过的老路。他说，这样的暴行会导致破坏

“……国家本身，因为其道义基础和精神基础将被毁为齑粉，没有这种基础，国家就不能存在。”

84. 黎巴嫩外交部长卡利勒·阿布哈马德先生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在大会发言说：

“……巴勒斯坦人定居在许多阿拉伯和非阿拉伯的国家里。如果以色列要跟踪巴勒斯坦人的一切行动，怀疑并牵连他们驻在的或可能过境的所有国家，那么，以色列就不仅仅向黎巴嫩，而且也会向世界的大多数国家派遣它的轰炸机小队。

“每当世界任何地方发生反对以色列的利益及其国民的行动时，人们怎么能够允许以色列不断地攻击黎巴嫩，而且单单地攻击黎巴嫩呢？”^②

85. 正如扎耶特先生今天所提醒我们的那样，我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已经有二十五年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做了些什么呢？难道我们要让这些入永远生活在苦难之中吗？这些人是在苦

^②《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七届会议，全体会议》，第二〇四一次会议，第50和51段。

难中降生在难民营的，他们有些人是在联合国的学校和训练中心受教育的。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的存在、他们的权利和对他们所施加的极端不公正的情况。我们打算怎么办呢？把他们扔到沙漠里或大海里吗？要求黎巴嫩做些什么呢？我曾听过甚至读过巴勒斯坦人中的某些人和他们的朋友们的这样一些话：

“唉，我们对联合国为使我们的问题得到解决所作的一切努力已感到失望。我们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我们全体在同一个时候从所有阿拉伯国家出发向以色列边界进军，不是拿着武器，而是拿着白手绢，以便重建我们祖先的家園。”

如果他们这样做，以色列会把他们作为恐怖分子予以枪杀吗？

86. 我说过，这些人已经认识到他们的存在和权利。请允许我只从法瓦·特基先生所写的一本名叫《被剥夺了继承权的人：一个被放逐的巴勒斯坦人的日记》的书中引用一段话。特基先生说：

“我的问题是一个有关存在的问题，关系到想念我的家乡、关系到成为一种文化的一部分、关系到赢得胜利以保存我自己，作为一个属于有明显巴勒斯坦觉悟的人民的巴勒斯坦人。

“如果在我作为一个孩子离开海法的时候我还不是一个巴勒斯坦人的话，那么我现在却是一个巴勒斯坦人了。”^③

那些巴勒斯坦人确实存在着，而且他们面临着一个问题。

87. 我想在这里回忆一下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先生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九日在华盛顿关于成年教育的一九六九年群星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的一些极为贴切的话。罗杰斯先生说：“对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六七年战争造成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人的问题不加以公正解决，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他还说：

“如果难民的前途得不到解决的话，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将变得日益严重。一九四八年以来成长起来的年青的巴勒斯坦人中有一种新的认识；需

③ 一九七二年，纽约，《每月评论杂志》，第8页。

要把这种新的认识从痛苦和沮丧引向希望和公正。”

88. 为了把巴勒斯坦人民的希望、精力和思想引向建设性的生活，我们做了些什么来迎接这一挑战呢？你们谈论恐怖主义。事实上，这是一个并未提交安理会的问题。安理会受理的是黎巴嫩对以色列所犯的侵略行为——对于一个称为黎巴嫩的会员国的侵略行为——的控诉问题。这是列入议程的控诉。我们正在这里讨论的并不是整个恐怖主义问题。这个问题已在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期间讨论过。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第3034(XXVII)号决议〕并且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该委员会正在组织中。但是，正如我在几天前提醒安理会的那样〔第一七〇五次会议〕，也正如去年九月我们的秘书长提醒世界那样，^④不讨论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你就讨论不了恐怖主义。关于这一点，请允许我引用伟大的政治家、法国的蓬皮杜总统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在慕尼黑事件以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话：

“法国和我本人，以最明确的态度，对慕尼黑事件持反对的立场。但是，除非消除某一事件的原因，否则就不能消除该事件。我们可以进行谴责，采取预防措施，但是，我们消灭不了恐怖主义；我们也解决不了其本身具有深刻的人性而且超越了政治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巴勒斯坦问题。”^⑤

89. 当我们谈论恐怖主义问题的时候，我愿意引用卡佩利乌先生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刊登在四月十一日的《世界报》上。他说：

“这个国家的恐怖主义应更加受到斥责，如果他是非正规小组的话。象在喀土穆或塞浦路斯所犯的罪行，只是一种主要的不公正的征兆，这正是我们要力求补救的。那些成为牺牲品的人，有时复活而且还要求清算。”^⑥

90. 有一条路可以结束这一切。我们可以继续

④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七届会议，总务委员会》，第一九九次会议，第97段。

⑤ 发言人用法语引述。

几小时地相互指责。这条路就是和平，阿拉伯各国人民所渴望的和平。为了创造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并改善他们人民的状况，他们急需和平。以色列政府宣称自己渴望和平，妄图欺骗世界，这是徒劳的。国际舆论对此已经比过去更为了解了。它知道以色列在通向和平的道路上设置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

91. 以色列的那种过分而不断增长的要求和不妥协态度带来了什么结果呢？执行第242(1967)号决议的雅林先生的使命瘫痪了。称为罗杰斯计划的一项美国倡议被束之高阁。代表非洲统一组织的十个国家首脑一九七一年为在第242(1967)号决议的基础上帮助促成一项和平解决冲突的办法所承担的使命没有取得积极的结果。美国为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缔结一项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的临时协议而提出的备选计划，受到严重怀疑。大会通过了许多决议，其中的第2799(XXVI)号决议和第2949(XXVII)号决议特别敦促以色列对联合国关于执行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的倡议作出赞成的反应。

92. 然而，由于以色列所采取的不妥协态度和顽固立场，所有这些努力和决议都归于失败。许多阿拉伯国家政府都表明愿在安全理事会决议的范围内寻求一种公正与持久的解决办法。它们在许多场合都证明了是愿意同联合国及各会员国合作为取得和平而作出认真的努力的。

93. 当以色列在口头上侈谈和平的时候，它却有计划地破坏为使和平取得进展而做的一切努力。以色列假装它需要和平，这只不过是一个政治诡计和花招。和平是一项绝对要履行的责任。当人民的苦难与焦虑在增长，问题却被故意搞得复杂化，被拖延解决，而且侵略行动在继续进行的时候，表明意图和愿望的宣言是不够的。对和平的忠诚必须辅之以行动，同时要应用一切办法去获得和平。凭借武力和军事气焰不仅对于和平事业具有破坏性，而且对于诉诸武力的人、对于他们宣称自己所热爱的基本准则和精神准则也具有破坏性。难道上帝在《申命记》中没有告诉过以色列人：“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你不可心里思想，这些资财都是我自己力量自己手段得来的”？

94. 以色列人凭借刀剑的力量在巴勒斯坦为自

己雕刻了一个国家，把巴勒斯坦人民从这里驱逐出去并且使他们遭受了难以名状的痛苦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随着一九六七年的战争，他们占领了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的大片领土，宣布吞并圣城耶路撒冷并且侵犯被占领土的各国人民的人权。这样，以色列人被他们新建立起来的军事力量蒙蔽了眼睛，在他们急于使用这一军事力量时，他们看不到他们施加在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民身上的不能容忍的损害以及他们对宪章的原则和宗旨、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和平事业所造成的不可接受的破坏。这是一个无情而严重的现实，中东和国际社会长时期一直面临这一现实，它导致了无穷无尽的骚乱、流血和苦难。以色列对这一持续的不幸局面负有主要责任，联合国对容忍这一局面持续下去并进一步恶化也负有一份责任。这样的一种局面，只能拖长那些受害于以色列的侵略和不妥协态度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并危及国际的和平与安全。

95. **主席：**在我的名单上，还有三位发言人。我必须指出，除此以外的任何其他发言人将在下次会议上发言。

96.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如果打算在下午召开一次会议的话，那么或许我可以在那次会上第一个发言，以免耽误我们尊贵的同事们的时间，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这里出席会议。这是联合国所有代表对讨论以色列最近对黎巴嫩进行侵略活动给予注意的一种迹象。或许下午三时三十分开会然后继续进行我们的工作是可取的。我不想使同事们不耐烦。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似乎已经习惯于在不方便的时间开会。但是我们有许多客人。也许我们可以在下午三时三十分以前休息一下，再在第二次会议上继续我们的工作。

97. **主席：**根据协商达成一项协议：明天上午十时四十五分举行安全理事会会议。如果现在我的名单上的发言人准备在明天的会议上发言，我不反对。另外，今天下午有关对罗得西亚制裁问题的委员会还有一个会议，该会议的结束期限已很迫近。因此，我倾向于今天下午不召开安全理事会的会议了。

98.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那么，我现在发言。我很抱歉，情况是我不得不在一

个可以称为不合时宜的时间，也就是午饭时间来发言。我曾节省了安理会的时间和那些出席了安理会星期五会议〔第一七〇六次会议〕的人的时间，并且决定不对以色列代表例行的诽谤性的长篇发言进行答辩。以色列代表没有驳倒任何一个事实——而苏联代表团发言中的一切事实和论点都是以文件、事实和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侵略的安全理事会决议为基础的。他把自己局限于诽谤性的捏造中，这些捏造是他在安理会妄图歪曲苏联立场和政策的典型作风和行径。

99. 我们对这一点已经习惯了。对以色列代表来说，反苏主义和对苏联进行诽谤已成为一种慢性病。他从这种疾病中恢复得越快，对他和他的国家就越有好处。

100. 在十月革命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期间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较为显赫的政治家诽谤过苏联。反苏主义诽谤者和代表人物的阴暗群星中包括有邱吉尔、希特勒、戈培尔和杜勒斯。提出这四个名字就够了。但是，他们全都湮没无闻了，而我们，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却在成长和繁荣着，沿着列宁的道路、沿着在各国人民之间保持和平、友好、相互谅解并向一切形式的侵略及其表现进行不懈斗争的道路前进。

101. 这就是有关反苏主义和诽谤者的现状。

102. 我星期五的答辩可能短了一些。但是，今天会长一点，因为除了反苏主义的以色列诽谤者和代表以外，又加上了另外的一个——即反苏主义的中国诽谤者和代表。所以，我们这里就有了一个二重唱，一个大合唱。以色列和中国在共同反苏的二重唱中联合在一起了。那么，他们捞到了什么呢？无论是前者或是后者都未能驳倒苏联代表团发言的任何一个论点，因为那些论点是铁一般的论点，要驳倒它们是不可能的，所有在这里发过言的人都确认了这些论点。我深信，在谴责以色列方面，这些论点将会受到全体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拥护，或许有极个别的例外。这么一来，任何一个采取反苏立场并对苏联进行诽谤妄图歪曲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中东问题上所持的正义的、坚定的、坚决的和始终不渝的政策的人，就是

反对安理会压倒多数的理事国和它们的立场，也是反对联合国压倒多数的会员国，它们在大会的决议中一再对以色列进行了谴责。

103. 这就是事态的真相。前面两个发言人，以色列发言人和中国发言人，因为我提到了第二十七届会议上所通过的关于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和永远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大会决议而攻击我。这是意味深长的。另外，我必须说明，在我的发言中我甚至一次也没有提到中国。可以查一查记录。因此，中国代表对苏联代表团的发言所进行的诽谤性攻击使我想起了一个苏联的故事。有一个村庄许多代都没有发生过盗窃。人们过着正直的生活，他们工作努力，互相尊敬，而且没有一个人从别人那里偷窃过东西。有一天发生了一宗盗窃案。村庄的长者，首领或村长，召集村子的村民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他把这件不寻常的事件告诉了大家。村里发生了盗窃，一定要找到贼并给以惩罚。他向大家呼吁道：“尊敬的公民们，我知道你们都是正直的人。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盗窃。现在有一个贼犯了罪，他必须向这里所有的正直人认罪。”但是，那个贼却一声不吭。于是，这个长者说：“看啊，贼的帽子着火了。”那个贼抓了一下他的帽子从而暴露了自己。你们会明白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故事；这是因为我击中了要害。

104. 让我们再来谈谈以色列代表的论点。我说过什么呢？我说过：十分明显，凡是反对通过一项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和永远禁止使用核武器决议的人；凡是投票反对这项决议或在投票时弃权的人，实质上采取了一项鼓励以色列和其他侵略者继续推行他们的侵略政策并继续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的方针。我也强调过，大会通过这项决议就是确立了一项国家之间不使用武力的新的国际法准则。联合国会员国必须注意大会的决定。

105. 此外，我曾提议，在安全理事会将要通过的任何决议草案中应当指出：以色列，作为一个侵略者，不仅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也违犯了那项决议。这项提议是不会使以色列代表高兴的。这是十分自然的。如我强调指出的那样，大会的这种决议是不合侵略者的喜好的，也不合侵略者的口味的。可是，今天的会议上证明它也不合中国的口味。人们会从中得出

什么结论呢？先生们，请你们自己判断吧。以色列代表谈了些什么呢？他说有四十六个国家弃权。但是，特科阿先生，投赞成票的有多少呢？七十五个国家。这不是你第一天来联合国。这也不是你第一次参加大会的一届会议的工作，而且你要知道，如果大会的一项决议经大多数通过后，它就成了一项联合国的决议，而不是以色列的、不是苏联的、不是中国的、不是四十六个投弃权票的国家的、也不是那些投反对票的国家的决议。它是一份联合国文件，是联合国组织的一项正式决定。侵略者先生，请把这一点记在心里，不要无视这项决议。你断言那是一项“苏联决议”。这话并不真实。思想是苏联的思想，一种符合于加强各国人民和平与安全、向侵略者和任何形式及任何表现的侵略行为进行无私斗争的全世界的要求的思想。当然，这样的决议不会使侵略者高兴。

106. 你参加了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的工作。中国代表也参加了。你们两人完全了解，这项决议草案并非来自苏联代表团。思想来自苏联代表团，即草案的原始大纲。然后是一个联系小组——由什么国家集团组成的呢？由第三世界国家——对这一草案加以补充、修改、充实，而且做得相当好。这样，这一草案就表达了第三世界要终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并消除那种对人类的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威胁的意愿、要求和希望。所以，以色列和中国的发言只能进一步证实苏联是正确的，苏联稳稳地触到国际生活的脉搏而且注意到普遍的愿望和感情。我们感到自豪的是，我们的思想得到了七十五个国家的支持，尽管有些人弃权，尽管有些人投票反对这项决议。顺便提一下，以色列代表以其惯有的态度，歪曲了那些投票反对这项决议的人数。只有四票是反对票，但是，特科阿先生，你却说成六票。这是一种歪曲，是不真实的。我将终生不会忘记谁对这项决议投了反对票：中国、南非、葡萄牙和阿尔巴尼亚。一个了不起的四重唱。因此，那不是六票而是四票。查对一下。你同意吗？好。

107. 这两个发言——即以色列和中国的发言——都证实了我是完全正确的；它们证实了苏联代表团的以下立场：即凡是不支持那项决议的人，凡是投票反对那项决议或弃权的人，事实上都给侵略者特

别是以色列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机会，因为在消除越南战争的温床以后，现在以色列的侵略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是主要的威胁；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集中一切注意力。

108. 关于这一点，我冒昧地引用L.I.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五十周年纪念会上所作的报告中的一段话。他说：

“国际局势现在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一切渴望真正加强普遍和平的人们必须加强的努力以消除中东战争的温床并消除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侵略的后果。许多国家声明赞成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著名决议为基础来解决中东问题。但是，不幸的是，这样的声明是不够的。如果这样的声明有具体政治行动的支持的话，那么，以色列就会被迫接受一项和平解决办法并承认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合法权利。至于苏联，它随时准备为这一事业作出贡献，这是众所周知的。”

109. 我想再次强调指出：对苏联代表团关于我提到的那项大会决议所作的发言，在以色列代表和中国代表的发言之间存在着突出的一致性。是什么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第一，反苏主义；第二，诽谤苏联并在一般问题上而特别是在这个问题上企图歪曲苏联的立场；第三，对于大会关于不使用武力和永远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决议采取相同的反对立场。先生们，在这一点上，我再一次强调指出：这项决议不是苏联的决议，这是七十五个联合国会员国的决议；我还要再次强调指出：决议一经大多数通过，它就成了一项联合国决议，每一个尊重自己的联合国会员国必须予以重视，而不能认为这个决议只是苏联的。当然，把它归之于我们，我们感到自豪，但它不是我们的，它是联合国的一项决议。

110. 这就是以色列和中国据之联合起来进行反苏的纲领。

111. 中国代表说了些什么呢？我已经指出过：他说——虽然我并没有提中国二字——这个决议，按照他的话来说，捆住了巴勒斯坦人的双手，捆住了一切争取自己国家的自由、争取民族解放的战士们的双手。这是对决议的一种极其荒谬的歪曲。我有这样一

个印象，中国代表并不熟悉这个决议，显然，他还没有读过这个决议。我读读这个决议供他了解，同时也唤起其他代表们的记忆。该决议这样说：

“**念及**不许以武力兼并领土的原则和各国具有以一切可能方法收复这类领土的固有权利。”
〔第2936(XXVII)号决议〕

哪里有什么捆住人民双手的东西呢？与此相反——中国代表必须了解这一点，他没有权利不了解这一点——这项决议解放了侵略的受害者在反对侵略者的斗争中的双手。侵略的受害者是一个遭受侵略的国家，它有权采用一切它可能采用的手段并利用朋友的援助清除自己领土上的占领者，解放自己的土地。现在，这是一项新的国际法准则，受到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的支持；它现在是一项联合国文件，因此，也是一项国际法准则。

112. 还有第二点。中国代表在其盲目地诋毁苏联、恶毒地推行反苏主义中，断言这项决议——我再一次强调指出，那不是一项苏联决议，而是一项联合国决议，一项大会的决议，一项七十五国的决议——捆住了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士们的手。并不是这回事。这项决议说：

“**重申**其确认殖民地人民以一切适当方法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合法性”。

哪里有什么捆住人民双手的东西呢？这项决议真的捆住了人民的双手吗？与此相反，它解放了他们的双手，它帮助他们。在这项决议中，联合国高声疾呼，支持那些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战斗的人们。事实上，这项决议使谁不高兴呢？它使那些压制非洲人民的自由的人不高兴——南非种族主义者和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他们投票反对这项决议。而我们发现中国也加入了这个行列。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而这一事实将会作为中国在联合国的立场的最可耻的一页而载入史册，这一天，中国，由于其恶毒的反苏谩骂与政策，同南非种族主义者以及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一起出现在自由与民族解放的敌人的阵营里。正如俗语所说的那样，你不能比这一步走得更远了。今天，中国的发言已经确定了他站在以色列侵略者一边，因为和他们在一起，言语相同，方向一致，它正在掀起一场反对关

于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和永远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大会决议的斗争。

113. 这就是事实，而以色列代表和中国代表的任何反苏主义、反对苏联的诽谤性捏造，都不能使我们脱离事实，或者掩盖事实。在安理会议席和安理会会议厅就座的各位代表对此都十分了解。

114. 全世界都知道，以色列是南非的一个朋友，一个盟国，一个战友。让我们引用报纸上的一段话：

“坚强的纽带把以色列和南非联结在一起。这种紧密结合的原因是什么呢？什么愿望把这两个国家结合到一起的？南非共和国的全盘政策是建立在种族隔离和对非洲人实行残酷镇压的基础之上的。种族隔离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最可耻的现象。种族主义在以色列也被提高到官方政策的地位”。

大家对这点也都了解。我记得特科阿先生曾在某个时期提请我们注意为什么以色列提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比任何其他民族更靠近上帝这一理论的原因。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我不相信上帝会如此偏心。上帝一定是客观的、公正的。这么一来，究竟是什么把以色列和南非结合在一起的呢？种族主义。

115. **主席**：我请以以色列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116.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认为安全理事会不应该是象我们刚才从马立克先生那里听到的对某一国家的人民的宗教信仰进行那种诽谤和谩骂的讲坛。如果他对犹太人民的信仰，即犹太教，完全无知的話，那么，就根本不要让他在这儿发言。我认为，我们来到这里并不是要听取他刚才所发表的那种恶意的攻击，因此，我怀着尊敬的心情请求你，主席先生，提请他注意这一事实并让他遵守议事规则。

117.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对犹太人民非常尊敬。在我们国家里，约有二百万犹太人。我在学生时期，犹太人就是我的最好朋友。但是，那些人都是真正的犹太人，并不是宣扬种族主义、对包括阿拉伯人民在内的所有其他的人民怀有仇恨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我们反对的正是犹太复国

主义者。怀着对犹太人民应有的充分尊敬，我们坚决向犹太复国主义者进行斗争，因为他们象希特勒那样不把其他各国人民看作人类。我们正在对种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哲学进行斗争，这就是我现在所谈论的问题。我在南非种族主义者和特拉维夫种族主义者之间划了一个平行号，他们是受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的。不管你怎么在桌子上敲你的烟斗，〔特科阿先生〕你永远也不能阻止这件事，或把它一笔抹掉。

118. 现在，我简单谈谈那种陈旧的所谓提法。这个提法就是每一位中国代表天天在联合国机构的会议上所重复的“两个超级大国”或“一个或两个超级大国”。我们大家对这种提法都很厌烦了。人们对这一点能说什么呢？中国代表不是用具体方式讨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提出具体的建议，而是力图把安全理事会的注意力引向反苏主义和对苏联的诽谤。

119. 这种说法的煽动性质，是十分明显的，而且无须作任何评论。世界各国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完全了解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赞成彻底消除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国家的后果、从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以色列军队、按照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在中东实现和平政治解决以及保卫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权利的一贯而坚定的政策。因此，任何人想用诽谤和敌意中伤的手法来歪曲苏联给予阿拉伯各国人民、即以以色列侵略的受害者以支持和帮助的基本立场，都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120. 以色列诽谤我们，因为我们帮助阿拉伯人；中国诽谤我们，有它本身的原因，但是，它们两国是坐在一条船上。关于这一点，从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关于这个问题的发言里引用某些文件性证据是很适宜的。在关于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国家安全事务总统顾问穆罕默德·哈菲兹·伊斯梅尔先生今年二月访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公报中曾强调写道：

“双方指出，苏联和埃及之间的友好和全面合作是反对帝国主义在中东的侵略、争取该地区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的斗争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他们严格按照苏埃友好与合作条约的条款，更加坚定了他们要求发展和加强苏埃关系的不可动摇的意愿。”

121. 在关于埃及国防部长艾哈迈德·伊斯梅尔·阿里先生于今年三月访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公报中曾指出：

“对于苏联在埃及反对以色列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斗争中所给予的一贯援助和支持，埃及代表向苏联表示深切的感谢。”

122. 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萨达姆·侯赛因先生在今年三月二十二日的讲话中，对于苏联所给予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与援助作了很高的评价。他强调指出，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和犹太复国主义帝国主义者占领他们的家园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土地的问题，都必须在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友好的苏联及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紧密联合与团结的基础上加以解决。

123. 显然，中国是不满意苏联同阿拉伯国家的友谊的，而且企图诽谤这种友谊。

124. 在关于萨达姆·侯赛因先生访问苏联的公报中曾强调指出：

“苏联和伊拉克共和国再次确认，苏联同伊拉克及其他进步的阿拉伯国家的友谊是符合他们各国人民的基本国家利益的，而且是加强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国家独立与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

125. 以上这些只不过是几份官方文件，这些文件断然驳斥了中国代表的反苏主义和诽谤。

126. 中国代表提了些什么建议呢？我们建议：第一，制裁以色列。中国代表对这一点是支持呢，还是不支持？在这一点上，他一直保持沉默。我们建议把以色列开除出联合国。中国代表对这一点是支持呢，还是不支持？我们建议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就中东问题恢复磋商。中国代表对这一点是支持呢，还是不支持？我把这些问题当面提给中国代表，而且我一定要得到一个直接的回答，而不要用任何反苏主义或诽谤来掩饰。必须采取步骤。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外交部长扎耶特先生，我们的老朋友和同事——我们和他在联合国这里一直在一起工作——今天直接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了一个问题：安全理事会究竟是不是联合国以内的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组织，或者仅仅是某个人想象中的虚构事物？安理会对于犯了象以色列

列极端主义分子所犯下的这种滔天罪行的侵略者能不能采取具体的步骤？

127. 中国代表并没有对扎耶特先生的问题发表意见。可是，除此之外，中国代表本可以通过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各个方面包括它们之间的共同磋商在内的共同努力来取得某些有益的结果；但是美国和中国都正在反对和非议恢复共同磋商的问题。

128. 很好，中国代表先生，你在中东问题上谴责“两个超级大国”。这就是你怎样用你的新主意来建议帮助安理会的。有一句俄罗斯格言：“新笤帚打扫得干净。”因此，让我们采取一些联合行动，让我们重视扎耶特先生的呼吁。让我们通过一项强硬的决议并且对以色列的不断而连续的侵略、对它对阿拉伯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而给它以制裁。让我们作出共同努力，而不要空谈吧。我们在中国代表的发言中所听到的全是反苏流言和诽谤，但是没有实质性内容。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129. 我们不应该让我们的注意力被转移到苏联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上。它们现在处于一种令人遗憾的状态之中，但是我们是乐观主义者，相信它们有那么一天会改善。就我们来说，我们正在进行努力而且将继续努力以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对于中国的反苏诬蔑和诽谤，我们坚决而有力地进行反驳并将继续进行反驳。

130. 至于其它各国人民的利益——在这方面，阿拉伯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黎巴嫩人民和阿拉伯国家——他们遭遇到不幸的时刻，并且由于侵略者最近的滔天罪行而成为侵略的受害者，让我们忘记我们之间的双边争论，并且集中力量寻找一条遏制侵略者的道路吧。这就是我们在安全理事会的主要任务，而苏联代表团号召所有在座的各位代表，特别是中国代表团，来完成这一任务。

131. **主席：**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人是埃及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132. **扎耶特先生(埃及)：**主席先生，我很抱歉，我不得不要求你和安理会的理事国容许我两分钟的时间。以色列代表想把我引入迷途，而我不打算被引向这一迷途，脱离安理会当前的主题，这一主题——正象古拉先生刚才所说的——就是黎巴嫩控诉以色列

对它的侵略。但是，我确实感到纳闷，究竟为什么以色列代表要操那份心在安理会上来发言。如果安理会要象它过去通过的决议那样通过决议的话，那么，以色列代表对这个决议是有现成的答案的。

133. 就我所记忆的而且不用查阅文件，我想到安理会在通过这样一个决议之后，曾被以色列的一个代表叫作“袋鼠法庭”；另一个代表曾说安理会在“道义上、法律上和政治上破了产”，而第三个代表曾表示过他相信安理会的一切决议“注定要进入历史的档案室”。我相信必定还有其它一些说法；我并不小看以色列代表制造新闻的能力。所以，这对他们来说算不了一回事。

134. 现在，如果他们害怕安理会的强迫性措施的话，我肯定他们也十分清楚，美国鬼怪式飞机能够保证他们不致于被从他们的殖民地和占领领土上驱逐出去，同时，美国的否决权也同样能够保证他们不会遭受任何制裁。他们不须担心。只要有否决权，而这一否决权是向以色列政府提供，那么就不会有本安理会的什么强迫性措施。

135. 我这次发言并不是要谈论这个问题，而只是简单地谈一点。在一切歪曲中，不但有一种把四说成六的歪曲——这样的歪曲一定是一种习惯——而且还有一种对埃及前总理的据说的声明的歪曲。我不能放过这一点，因为我曾是他的内阁里的一位同事，而且我知道所发生的一切。埃及总理有过一次电视讲话——这次讲话已被录制下来，所有在开罗的外交代表、报界代表都听到过这个录音，而且，如果我再来这里的话，我可以将录音带交主席先生使用——在讲话中，他曾问道：“以色列那么骄傲地宣称它已经采取并加以完善了的安全措施究竟在哪里呢？”他所谈的，并不是谈论或涉及、或是赞成或反对利达事件。他所说的是以色列的安全。事实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以色列认为，通过占领、吞并和恐怖，它已经得到了安全。如果它已经得到了安全的话，那么怎么会发生利达事件呢？怎么以色列会如此害怕并祈求“天谴”呢？怎么他们还在要求并得到更多的鬼怪式飞机呢？难道他们的安全仅仅是一种幻觉吗？难道武力和恫吓、占领和恐怖将永远不会给以色列带来他所需要的安全吗？

136. 以色列会得到这种安全的，如果在这个逾越节的夜晚以色列真正注意到天谴、怀有恐惧之情，并且了解到所谓真正善良的东西、真正能保留而持久的东西只能是人的权利、国家的权利。主席先生，正是这种权利你在加以维护，而且也正是这种权利，我请求你加以维护。

137. **主席**：我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138.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敢肯定，如果我对苏联代表所采取的把这次辩论变成一次莫斯科的政治鼓动家的会议的态度表示震惊、抗议和厌恶的话，那么我反映了在座的许多人的感情，也反映了必定在注视今天会议的其他更多的人的感情。现在，我不知道那些听过苏联代表在这里所发表的谬论的人要说些什么，或者在各自的国家里反映如何，可是，我认为，我可以肯定，这样的胡言乱语，这样的诽谤和这样的谩骂，并不能打动联合国的任何人。

139. 苏联代表对我批评以及对其他许多人批评他的政府的政策是很敏感的。他要敏感是有他的道理的。有许多引起敏感的地方。他应该敏感。他的政府对于压迫苏联犹太人应该敏感。他的政府对于给予阿拉伯人在中东的侵略以不断的支持应该敏感，阿拉伯人的这种侵略公开宣布的目的是破坏一个联合国的主权会员国并消灭它的人民。他和他的政府应该对以下事实敏感，即在慕尼黑杀害以色列运动员和在利达机场屠杀无辜乘客，使用的都是苏联制造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

140. 当苏联代表在此发言的时候，显然他以为他的听众们象他一样地健忘。不，马立克先生，没有人忘记，是苏联政府而不是犹太人，同希特勒纳粹德国签订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没有人忘记，那个用这种关于国际行为的谬论占用了安全理事会这么多时间而今天迫使我们去听的国家就是唯一的一个……

141. **主席**：我请苏联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142.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我愿提请以色列代表注意以下事实：我们正在审议的是以色列的侵略和对一个主权国家黎巴嫩首都的凶恶袭击，而不是苏联的政策。

143. **主席**：以色列代表现在可以继续发言。

144.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正在说没有人忘记，从一个国际组织里、从国际社会中曾经被开除出去的那个唯一的在座的会员国就是苏联——一九三九年被国际联盟行政院开除出去。这就是其代表来这里给我们进行有关侵略说教的那个政府。苏联代表，象在以前的会议上一样，认为有必要把他的全部论点都建立在某个决议上；我们大家，甚至那些支持它的人，都知道，这无非是苏联每年都要进行的宣传演习。可是，他并没有提到大会一致通过的 第 2625(XXV)号决议，即关于各国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的宣言，这个宣言申明：

“每一国皆有义务避免在他国发动、煽动、协助或参加内争或恐怖活动，或默许在其本国境内从事以犯此等行为为目的之有组织活动，但本项所指的行为以涉及使用威胁或武力者为限。”

145. 苏联不仅赞成这个宣言而且还是该宣言的一个发起国。可是，当它攻击以色列要求它的一个邻国遵守这些条款的时候，它似乎就健忘了。

146. 正如我早些时候说过的那样，当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阿拉伯国家在它们和以色列的关系中已经把整个联合国宪章撕得粉碎的时候，全世界对聆听联合国决议的目录就感到厌倦了。

147. 埃及外交部长认为有必要对我的发言作出反应。我的回答则是给他引用萨达特总统最亲密的合作者艾哈桑·阿卜德·库杜苏斯所写的一篇文章里的话，这篇文章发表在前天，一九七三年四月十四日，星期六的《今日消息》上，文章说：

“这些组织的成员所执行的行动是战争状态的继续。那些支持和资助这些行动并敞开大门对它们进行帮助的阿拉伯国家，就是那些在全面战争开始以前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

好啦，这就是官方的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埃及政府一直支持并打算继续支持从黎巴嫩领土上正在进行着的那种恐怖暴行的官方解释。

148. 这就是埃及所要求安理会加以赞成的政策。埃及政府毫不迟疑地把它的外交部长派到安全理

事会来，要求授权给它继续实行国际恐怖主义，而恐怖主义正是国际社会不惜一切地努力与之斗争的大害。这些就是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外交部长向我们提议的政策，这点还不够，他认为自己没有理由不亲自采取纯粹歪曲和捏造自己总理发言的方法。我引用西德基总理在利达机场屠杀事件以后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一日在埃及电视台所发表的声明中的确切全文。埃及总理说：

“三个人用三挺机枪成功地进行了在利达机场所发生的事件，这一事实揭露了以色列的真相。六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者所一直谈论的全世界无可比拟的组织才能、天才和极大的能力如今在什么地方呢？他们不是说过：因为以色列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向以色列进行斗争是不可能的吗？在利达发生的一切证明了我们在同以色列作战中能够取得胜利。”

如果在某时某地对利达大屠杀曾有过赞扬的话，那就是埃及总理所说的这些话。

149. 黎巴嫩代表谈到国际舆论，谈到开明世界对以色列四月十日对恐怖主义基地的运动的反应。我引用《塞浦路斯邮报》的一篇简评，这家报纸不可能被怀疑为偏袒以色列的。昨天，四月十五日，该报写道：

“最近几天在安全理事会关于中东最近事件的辩论所进行的互相激烈指责和反指责、诽谤和反讥中，迄今所呈现出一个明显事实是：阿拉伯国家和它们的庇护者苏联，没有一个对除以色列所犯罪行以外的国际恐怖主义准备加以谴责，更不用说采取任何约束行动了。由于以色列对黎巴嫩境内的目标进行的最新袭击的惊人性质，仅在一两天以前阿拉伯人在尼科西亚的暴行就被笼罩安理会会议的一片政治仇恨与偏见的云雾掩盖住了。黎巴嫩人用主权受到侵犯的论据作为对以色列进行控诉的主要部分，乃是一种错误，因为在这方面没有人比阿拉伯的匪徒更为有罪，而他們被誉为突击队——或者随你使用‘恐怖分子’这个温和的称号。以色列对贝鲁特和西顿的袭击并不比袭击拉赫明·蒂莫尔大使的住宅和尼科西亚的

国际机场更为显眼地破坏了国家主权。无论如何，一个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失败，而另一个则是一种戏剧性的成功。这就是阿拉伯各国首都甚至莫斯科本身所作出的几乎是病态反应的原因之一。”

150. 黎巴嫩代表用种种谎言来袭击本理事会的一次又一次的会议；这些谎言的卑鄙、恶毒和罪恶的性质表现在我们大家今天所听到的以下断言，即以色列就是那个给以色列公民投递信件炸弹以便杀害他们的国家。在对犹太人民进行血腥诽谤的千年古老历史中，这无疑是最为恶毒的一例了。这本身就足以说明黎巴嫩代表的论据、控诉和指控的价值了。

151. 可是，他还不仅把自己局限于这种可怕的诽谤之中，他走得更远。在本安全理事会会议桌上，黎巴嫩代表作过发言——我们毫无疑问地都会从记录中读到，除非被改动——向世界解释：慕尼黑暗杀者除把以色列运动员杀死外，别无其他选择。这自然使人想起最近黎巴嫩总理紧接驻喀土穆的外交官被暗杀以后所发表的一项声明。黎巴嫩总理把这种结果称为一个值得称赞的结果。噢，这就是和平的黎巴嫩。这就是其代表试图在这里宣称是无辜的黎巴嫩。

152. 至于黎巴嫩政府应该怎样对待在贝鲁特及黎巴嫩领土的其他地区的恐怖主义组织、恐怖分子基地、中心、指挥部和隐蔽所的存在问题，我想用回答黎巴嫩代表的这一问题来结束我的发言。我要用黎巴嫩的一句格言来回答他，这一格言说：“为你的邻居寻求好处，你会在家里找到它。”黎巴嫩政府应当争取把这一忠告运用在它的政策和行动中，并消除其领土上的恐怖分子的暴力中心和恐怖主义行动。

153. 主席：我在早些时候曾宣布过：除了在发言名单上的三个人以外，其他人将在明天上午发言。可是，他们中的一位要求允许他行使答辩权。我将请他发言，但有以下谅解，第一，他的发言要简短，第二，这一发言将结束这次辩论中对那些不严格属于文件 S/Agenda/1707 范围的事项的审议。

154. 中国代表希望发言行使答辩权，我请中国代表发言。

155. 黄华先生(中国)：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和安理会理事国给我时间来答复马立克先生的发言。

156. 马立克先生把他自己自封为所谓关于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和永远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提案的发言人。

157. 在四月十三日的会议上〔第一七〇六次会议〕和今天的会议上，他一再明确地说明：凡是反对这项提案的人或是弃权的人都是以色列及其他侵略者继续推行其侵略政策的支持者。我不得不一问，那些出于和平意愿而支持这项提案的代表们能否接受马立克先生作为他们的发言人？难道他们能够同意马立克先生对那项决议〔大会第2936(XXVII)号决议〕所作的解释吗？我认为马立克先生不是有资格解释那项决议的唯一发言人。

158. 第二，马立克先生在他最近一次发言中引用了决议的序言部分的段落，但是有意不提决议的执行部分。正是决议的执行部分暴露了苏联代表团在提出这项提案时所抱的不可告人的动机。决议的第一段讲道：大会

“代表本组织各会员国，郑重宣布各会员国依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在国际关系中放弃一切形式和型态的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并永远禁止使用核武器；”

159. 为什么马立克先生只读这个决议的序言部分段落而不读决议的执行部分段落呢？马立克先生声称宪章的精神就在于不使用武力。这是对宪章的一种全面的、彻头彻尾的歪曲。宪章明确规定一切遭受侵略的国家有自卫和反对侵略的权利。为什么苏联代表在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把这项决议交付讨论的时候，始终拒绝把宪章的这项规定写进决议呢？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为什么他只提序言部分的这一点而拒绝在决议的执行部分作任何更改呢？这可能是当时的一种疏忽吗？如果这确实是在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上的一种疏忽，那么，为什么你在今天的发言中再次有意地避免提起这一点呢？

160. 马立克先生，你指责中国代表有所谓的反苏主义。既然你们背叛了列宁的原则，既然你们背叛了一切遭受侵略的人民的利益，那么，中国代表团理所当然地要揭露你们。

161. 在我今天的发言中，我已经提到我们应该

察其言，观其行。这样做就不难揭穿苏联代表，就不难看出他的所谓的不使用武力的提案纯粹是虚伪的而且是反动的。

162. 我无须远谈。一九六八年八月，成千上万的军队，几千辆坦克和飞机派去侵略你们一个盟国的首都，难道这叫做不使用武力吗？难道这符合你们关于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提案吗？一九七一年末你们用武力支持了对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肢解。在安全理事会通过一项关于冲突双方立即停火并将它们的军队撤回各自领土的决议时，你进行阻挠。难道这也符合你刚才所说的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原则吗？

163. 今天，苏联在它的国境以外保持着大量的军队和许多军事基地，而且到处进行威胁。苏联沿中国北部边界陈兵百万，威胁中国。难道这也能够叫作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吗？如果人们坚持一个十分简单的原则——就是说，不仅要察其言，而且要观其行，那就不难看穿它的真正面目。

164. 苏联代表企图把所谓的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这一反动理论用于中东局势。他企图把这样一个原则写进安全理事会可能通过的关于以色列侵略黎巴嫩的决议里。他这种论点的极为反动的性质，就在于他不分侵略与被侵略、正义和非正义的界限。他鼓吹绝对化地、不分情况地，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事实上就是要那些成为侵略的受害者、被占领了土地、被赶出家园的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各国人民去束手待毙。

165. 每当中国代表提到超级大国时，马立克先生就变得很敏感。“超级大国”这个词不是中国发明的，中国只不过援用已为世界大多数人所普遍接受的一个词。我记得在巴拿马城召开的安全理事会会议上，当我提到超级大国的时候，马立克先生就极力辩解只有一个超级大国——不是一个或两个——但是在我发言过程中，我驳斥马立克先生的论点时，突然间马立克先生向在座的各位伸出三个手指。他不仅承认确实有超级大国，他不仅承认有两个，他还极力要把中国包括在超级大国之内。我想问马立克先生几个问题。中国在外国土地上驻有一个士兵吗？中国在外国土地上有一个军事基地吗？中国有舰队侵入其他国

家的领海吗？中国有军用飞机侵入其他国家的领空吗？他企图制造混乱，诽谤中国也是一个超级大国，但是他永远不会得逞。至于以色列代表，他同马立克先生一样，也企图制造混乱以掩盖它自己的侵略本性。

166.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本来不打算发言和拖延这次会议，但是中国代表又说了这么多诽谤苏联的话，我必须予以回答。首先，我想表示满意，在对联合国宪章的解释上，中国的立场和苏联的立场是一致的——即被侵略者可以用自己的一切手段保卫自己，而且有这样做的权利。我们这样解释宪章已经有二十七年了。我们欢迎中国也具有同样的观点。我们政策的实质就是用一切可用的办法帮助被侵略者并承认被侵略者有保卫其荣誉、自由、独立与领土完整的权利。因而，苏联和它的英雄的武装力量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保卫了这一切。我们成功地保卫了我们的荣誉、自由与独立，并从法西斯瘟疫中拯救了世界；我们也拯救了全世界的犹太人，并帮助中国摆脱了日本的侵略。我愿奉劝以色列和中国代表，正如我从前一度曾奉劝以色列代表那样，他们不但不要诽谤苏联，而且应该建议他们的政府为感谢苏联战士把犹太人从希特勒分子的歼灭中拯救出来、把中国从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歼灭中拯救出来而在它们国家的首都，特拉维夫和北京，建立纪念碑。

167. 这一切都是历史事实。任何反苏的诽谤都不能抹掉或掩盖这些事实。这两个发言人由于缺乏论据而炮制出恶毒的反苏主义和对苏联的诽谤。但是，这实在浅薄而难以令人信服。任何人都不能拨转时针而损害苏联自列宁时代以来所一贯奉行的爱好和平的政策的声音。

168. 背离列宁准则的人，不是我们而是你们中国的先生们。但是，我不想把这个议事厅作为进行意识形态辩论的讲坛。如果中国代表想在这里把意识形态的辩论强加在我们身上，那么，这是他的事；这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而不是有力量的表现。他提到在苏联为拯救一个受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威胁的社会主义结构而去帮助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时所发生的事件。中国很愿意看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被扼杀在帝国主义和

反动派的手里。实质上，这就是中国的政策，也是中国想要得到的东西。但是，无论是帝国主义者，或是反对派，或是毛主义者，都没有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我们正确地行动了；我们帮助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们而且他们对我们是感激的。整个社会主义世界是感激的。修正主义者和列宁主义原则的叛徒们都诽谤我们。这就是事实。

169. 第二个事件是孟加拉国事件。孟加拉国现在已经得到全世界的承认。这一点肯定了苏联立场的正确性，这一立场是苏联在这一问题刚刚发生的时候所采取的，因为这是一个有关孟加拉国人民为争取国家独立而进行斗争的问题。在联合国里，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帮助他们，然而，你们却同以前的反动派和军国主义者的军政府联合在一起。那是很自然的，因为这是你们的现行政策。你们反对民族解放斗争。

170. 中国和以色列的代表，你们两位先生——碰巧你们紧挨着坐在一起——在关于不使用武力的决议方面又在诽谤我们。但是你们必须明白，这个决议不是我们的决议，而是由七十五个国家所通过的联合国决议。我认为第一段是好的，第二段也不坏。中国代表宣读了第一段。第一段——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是很好的，因为它承认侵略受害者有使用任何手段来保卫它的权利的权利。提到以下事实的那一段，即那些正在为争取他们人民的民族解放而战斗的人应该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以及他们应该在斗争中接受援助的一段，同样是很好的。这里面有什么不好呢？这就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为此而感到自豪。但是你们却在诽谤我们。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投票赞成这一决议；只有两个国家弃权。因此，你们在诽谤我们的时候，也就诽谤了他们。难道他们是些比你们更糟的裁判员，黄华先生？他们的文化正象你们的文化一样古老。但是，他们在联合国比你具有更多的政治经验。他们认识到：这个决议对他们有利，而不是对以色列有利。

171. 第三世界国家——亚洲和非洲国家——认识到：这个决议对他们有利，而不是对南非和葡萄牙有利。所以我们同他们一起投票赞成这个决议。但是，你并没有参加投票，尽管你夸夸其谈地宣称：“中国是第三世界的保卫者，中国是第三世界的一个组成

部分”。你的朋友所在的地方是——南非和葡萄牙。我们的朋友在这里——所有的非洲人和亚洲人；我们和他们一起投票；因为我们了解，这个决议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动派和种族主义的。你声称这个决议捆住了自由战士的手脚，这是无稽之谈。与此相反，它帮助他们，而且如果你支持它，它会帮助他们的。让我们召开安全理事会；让我们审议并通过支持这项大会决议的安全理事会决议；让我们给予作为关于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国际法准则的这项决议以更大的力量；世界各国人民将会感激我们的。不要歪曲问题的本质；要认识到你们采取了错误的路线，而我们正在努力把你们引向正途。

172. 你说我是决议的代言人。不，我对决议的理解，在我的思想上和内心里的内在感情是：它有利于侵略的受害者，而不利干侵略者。看看投票赞成这项决议的代表团名单。它不利于那些谋求作超超级大国并控制全世界的人；然而，这正是中国领导人所孕育的思想——利用第三世界作为变成超超级大国的手段。这就是为什么在巴拿马，象他所提的，我给中国代表伸出了三个手指的原因。我当时说到三个大国，但是他说的是两个。我未发明过“超级大国”这个词。如果巴鲁迪先生在这里的话，他会记得起我们和他在第一委员会的辩论情况，当时中国还没有被接纳到联合国来。我极力反对“超级大国”这个词。苏联不要求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这个标签一直套在我们的脖子上。中国代表又重复使用。好吧，那就让他重复吧，如果他喜欢的话。但是，把帝国主义国家和苏联放在同一条船上，他就是在庇护帝国主义，更不要说庇护侵略和反动势力了。这也符合中国的政策与目的。如果我们说起谁背离了列宁主义，那么，我认为无须评论——是中国。

173. 因为我几乎在每次会议上都说到这个决议，你就发牢骚、抱怨。是的，我要继续这样做。每当讨论侵略的时候，每当有必要捍卫侵略受害者的时候，我总是要说到这个决议，不仅作为苏联的而且作为大多数，一个值得注意的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要求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并永远放弃使用核武器的表示。

174. 中国代表谈到了军备和军事基地。难道现

在是考验我们的诚意和你们的诚意的时机吗？有一项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以便为召开一次世界裁军会议作准备的大会决议〔第2930(XXVII)号决议〕，但是你却阻挠这个委员会的工作。让我们召开这一委员会。可巧，秘书长要在四月二十六日召开该委员会的会议。参加这个会议吧，除了讨论其他事项外，让我们讨论消除在外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的问题吧。不要因为这个提议而居功；早在一九四六年，我们就第一次在联合国建议消除在外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而且我们今天随时准备消除全部军事基地。你提到我们拥有一支空军和海军。但是，我们拥有海空军是为了自卫，在整个帝国主义世界把自己武装起来反对我们的时候进行自卫——你很了解这一点；你正帮助那些建立军事集团的人来反对我们；我们不得不拥有一支良好的海军，一支良好的空军和一支庞大的陆军，但是不是为了吞并外国领土或为了侵略；我们不打算进攻中国或其他国家。我们也不需要那样做。我们有什么理由要那样做呢？你们关于来自北方的威胁的这种古怪的想法，是你们梦想出来的东西，你们利用这种古怪的想法，主要是为了达到国内目的或其他目的。

175. 关于这一点，我愿向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引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L.I.勃列日涅夫同志报告中的一段话，他的报告我已经提过：

“中国领导人说他们担心某种来自苏联的威胁。如果这些话是诚恳的，那么，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此情况下中国不答复我们自从一九六九年以来一直反复提出的我们应当达成一项排除一方侵犯另一方的明确的、坚定的和持久的合约的建议。如果北京真正担心中国安全的话，那么，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不同意缔结一项关于不使用武力的特别条约呢？这项条约的草案已于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五日递交中国。这项条约草案十分清楚地说明：缔约方——我引用原文——‘互相不使用包括任何类型武器在内的武装力量，包括(a)常规武器，(b)导弹，和(c)核武器。’不，中国领导人的行动和他们对神话般的‘苏联威胁’的抱怨，显然不是一致的。”

176. 这就是实际情况；中国方面的任何诬蔑、任何恶意诽谤、任何反苏主义既不能抹杀也不能掩盖

这些事实。苏联无意进攻中国，也不准备这样做。中国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幽灵，并且为宣扬这个幽灵而向全世界大叫大嚷。显然，这样做对中国合适。好吧，如果你愿意，你就象叫嚷“超级大国”那样地叫嚷吧！你觉得这样做有用而且有利，那么，就继续做吧，如果它使你高兴的话。

177. 至于加强同苏联接壤的北部边界问题，在中国和苏联享有和平、友好、互相尊重和兄弟般合作关系的时候，对苏联并没有什么威胁。但是，中国已经破坏了这种友好的兄弟般的关系和边界的和平局势。我们被迫关心我们自己的防务。因此，中国关于“来自北方的威胁”的一切古怪想法，都是牵强附会的，而且正如勃列日涅夫同志所说的那样，中国的行动与其言语并不一致。

178. 以色列代表指责苏联为了宣传的目的而在大会的每届会议上提出这些提案。对此，我们感到自豪。特科阿先生，如果以色列在大会的每届会议上能提出关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国际安全的提案和关于以色列不侵略阿拉伯国家的提案的话，那么，我准备向真主和你的上帝祈祷。那会是绝妙的宣传。试试吧！是的，我们在大会的每届会议上都提出关于加强和平与国际安全、裁军和召开裁军会议的提案。大会在第二十七届会议上审议了十五个以上的项目，这些项目是在苏联倡议下，为了加强和平与国际安全、促进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等等目的在不同时间提出来的。我们对此感到自豪——这就是联合国所赞成的，这就是联合国之所以成立的原因，而且上帝会同意在座的美国人、英国人和每一个人，包括以色列在内，还可以提出怎样加强和平的好提案。

179. 今天我们杰出的朋友扎耶特先生为了这个目的来到这里。他给安全理事会提出了一项任务，他说，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要采取措施，加强中东的和平与安全，保护以色列侵略的受害者，惩处侵略者。这是很自然的；这就是联合国之所以建立的目的，而这是见之于联合国宪章的。

180. 因此，当以色列代表企图指责我们在大会上据说是为了宣传的目的而提出关于和平、安全与裁军的提案的时候，我们感到骄傲——这是赞扬，

尽管这是以诽谤的形式并且怀着歪曲苏联立场的企图表达出来的。

181. 最后总结几句。是的，以色列代表已经提到了卡拉什尼科夫步枪。这是一种好武器，发明于战后的一九四七年。几天前，我看了《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我们显然发明了一种较好的武器。是啊，这碍着你的什么事？如果特科阿先生亲自调查一下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的历史和分配情况的话，他会了解到在地球的任何角落里都能找到它，而且如果这种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掌握在那些为争取非洲人民的自由和独立——在南部非洲、在几内亚(比绍)以及在其他被压迫领土和殖民领土上——而战斗的人们手中的话，那么，我们感到高兴和骄傲；这意味着我们既在言语上也在行动上真正地帮助了那些自由战士。

182. 顺便说一句，中国代表谈到了“言和行”。但是，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们在安全理事会讨论以色列侵略黎巴嫩问题将要取得什么结果呢？我再一次重复这些问题，并且向中国代表讲明：究竟他赞成还是反对制裁以色列？究竟他赞成还是反对以色列对阿拉伯人使用武力？当我建议我们在决议中写上关于不使用武力的大会决议的引文时，我的意图是谴责以色列对阿拉伯人使用武力。中国代表，你反对这一点吗？如果你反对，就说你反对；阿拉伯人就会明白你支持以色列对阿拉伯人使用武力。你赞成不赞成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恢复有关中东问题的磋商？你赞成不赞成把以色列驱逐出联合国？你还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你试图借助一股反苏主义的黑潮来掩盖你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

183. 不，我们坚决主张在安全理事会这里我们应当和你一起讨论正在审议的问题要采取什么行动。难道你想用反苏主义和对苏联的诽谤混过去吗？那是行不通的：世界各国人民等待着安全理事会的有效行动。你声称你赞成采取有效行动，是行动而不是言语。那么，让我们采取有效的联合行动，并且回答我所提出的问题。那将是对以色列侵略者最近对一个阿拉伯主权国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所作的最好回答，以色列侵略者宣称他们不承认国家主权。

184. **主席：**我请黎巴嫩代表行使答辩权。

185. 古拉先生(黎巴嫩): 主席先生, 请你和安理会原谅, 我想谈谈以色列代表所提的几个问题。以色列大使引用了塞浦路斯发行的一家报纸。当然, 我不想对该报所说的话加以评论, 也许就该报而言, 阿拉伯人的血和以色列人的血并不具有同样的价值。不管怎样, 我倒愿意从另一个方面引用一个以色列教授最近说的话。耶路撒冷大学的阿维谢·马加利特教授最近提请人们注意: “以色列青年人日益广泛增长的信念是,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传统解决办法是不公正的, 因为它是建立在在对巴勒斯坦人民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

186. 统一工人党的一位领导人多夫·巴尔·尼尔先生说: “我永远不会同意用制造新的不幸——即剥夺另一个民族的权利——来消除我被流放的不幸。”

187. 我想我们大家在此都记得一位从前的同事、美国前任代表查尔斯·约斯特先生所作的贡献和这一贡献的价值。我想回顾一下他在一九七二年九月四日, 紧接以色列对黎巴嫩进行另一次侵略的那一天, 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所写的一段话:

“尽管那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 难道我们能够无可非议地从恐怖主义的定义中排除以色列在上个星期对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所进行的报复性袭击吗? 而这次袭击无疑杀死了许多完全无辜的人, 而且可能在他们的亲戚和朋友中助长制造新的一批恐怖主义者。这是人道的呢? 还是明智的呢?”

他继续说道:

“在我们能够同意那种不可避免地、多多少少总会杀死许多平民的作战方法或警察行动也是恐怖行为而且是和政治组织或个人所进行的屠杀一样地不能令人接受之前, 我们是不会问心无愧的, ……”。

188. 我还想引用威廉·拉斯普贝里先生于一九七二年九月十六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写的一段话:

“奥林匹克袭击虽然残暴, 但总是亡命之徒的行为。如果这些亡命徒的政府也同他们一样具有受到以色列人不公正待遇的感觉, 这也不能说他们的行为就构成一种政府的行为。而另一方

面, 以色列的报复行为显然是一种官方的举动。因此只有通过歪曲的推理才能把二者等同起来。”

189. 最后, 以色列代表对于我所说的慕尼黑暴行提出了一些疑问。我国政府和我本人在安理会这里对于在慕尼黑所发生的事表示遗憾。我并不是在这里要证明慕尼黑所发生的事是正确的。但是, 我提请大家注意以下事实, 即突击队当时已同意带着以色列运动员飞往突尼斯。我要把这一点明确地写在记录中, 这样, 特科阿先生就能够了解这一点。如果情况不是因为以色列政府的顽固态度而有人在慕尼黑机场开始射击的话, 那么, 突击队员和以色列运动员今天还可能活着。

190. 我想说明的另一点, 关系到黎巴嫩总理赛义卜·萨拉姆先生据说在喀土穆事件以后所发表的讲话。这是我们惯常从以色列代表那里听到的另一种歪曲。特科阿先生声称, 黎巴嫩总理说喀土穆事件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结果”。话倒是正确的, 不过是断章取义。

191. 首先, 萨拉姆先生和我在人权委员会上对于在喀土穆所发生的事表示了遗憾。我们向美国代表团、美国政府、比利时政府和受害者家属表示了我们的同情。萨拉姆先生所指的乃是喀土穆事件的第二个阶段, 即突击队被苏丹政府劝服投降而没有伤害其他人质。难道特科阿先生想让沙特阿拉伯大使、约旦大使和沙特阿拉伯大使夫人也被杀害吗? 那就是黎巴嫩总理认为值得称赞的结果。正是在那次暴行的第二阶段有了一个美满的结局, 以及突击队员向苏丹当局投降的事实。才使得黎巴嫩总理认为是值得称赞的。

192. 主席: 我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193.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 我很抱歉, 但是, 我的发言将很简短。首先, 关于黎巴嫩总理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上极力作了辩解的该总理的讲话, 伦敦《泰晤士报》在一九七三年三月五日曾作了以下评论:

“在三个被暗杀的外交官的尸体躺在大使馆的地下室的情况下, 这个讲话确实是异乎寻常的。对于从其他阿拉伯首都可望的对暴行的反应来说, 它不是吉祥的预兆。”

194. 第二, 我要对黎巴嫩代表和其他人在这里一直使用的一个词表示反对。他们一贯把诸如在慕尼黑

黑屠杀以色列运动员和在利达机场进行大屠杀的那些凶杀犯说成是一些个人。确实，他们有时又加上某些贬义词，象“亡命徒”。那么谁是“亡命徒”呢？众所周知，慕尼黑的凶杀是由黑九月搞的。黑九月是法塔赫的一个支派。法塔赫是由一位名叫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先生所领导的。这位先生恰好又是一个叫作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一保护性组织的首领。在阿拉伯代表团所递交和签署的联合国文件中，联合国会员国经常遇到这个名字。阿拉法特先生，他的组织，连同法塔赫和其所属成员的其他恐怖小组，都是开罗受欢迎的客人，而且参加阿拉伯各国政府所组织的一切政治会议和军事会议。

195. 因此，让我确切地了解我们现在所对付的究竟是什么。例如，就在慕尼黑屠杀之后，这些个人就从利比亚统治者那里得到五百万美元的奖金，据说

他每年资助黑九月三千万美元，且不说这些暗杀小组从其他阿拉伯政府所接受的津贴。

196. **主席：**在我的名单上，再没有其他发言人了。但是，在会议休会以前，我要通知安理会：经过和各理事国磋商已经取得一致意见，下次会议于明天上午十时四十五分举行。

197. 我想再补充一点：我注意到各位代表对各理事国代表所精辟谈论的许多项目大概都加深了了解。可是，我必须遗憾地说：我认为他们对使我们的辩论有条理和使之澄清方面还没有作出很大的贡献。因此，我希望：在明天的会议上，发言人会把他们的发言限制在议程项目，即中东局势：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范围内。

下午三时十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销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пиш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н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i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